



六角丛书
LIUJIAO CONGSHU

中外名著榜中榜

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

少年维特的烦恼

[德] 歌德 / 著 杨武能 / 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外名著榜中榜

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

少年维特的烦恼

[德] 歌德 / 著 杨武能 / 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少年维特的烦恼 / (德) 歌德 (Goethe, J.W.V.) 著; 杨武能译.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9. 5 (2009. 7重印)

(中外名著榜中榜)

ISBN 978-7-80206-780-6

I. 少… II. ①歌…②杨… III. 书信体小说 — 德国 — 近代 IV. I51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05416号

中外名著榜中榜

少年维特的烦恼

原著: [德] 歌德

译者: 杨武能

出版人: 朱庆

责任编辑: 温梦

出版策划: 陈启文 王宏义

封面设计: 王东

版式设计: 王东

责任校对: 徐为正

责任印制: 胡骑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话: 010-67078249 (咨询), 67078945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真: 010-67078227, 67078233, 67078255

网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c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昆仑律师事务所陶雷律师

印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本: 720 × 1010mm 1/16

字数: 154千字 印张: 11

版次: 2009年5月第1版 印次: 2009年7月第3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206-780-6

定价: 7.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本书图文未经书面授权, 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或公开发表。

推荐序

光明日报出版社的编辑将《中外名著榜中榜》的书目寄给了我。看到这些书目，一种无法言说的亲切感油然而生。那实在是一些再熟悉不过的书名，让我一下子回到了40多年前的中学时代。

1959年，我读完小学，考上初中。这在今日，实属平常，但在当时，还真算回事儿。家里人认为，中学生就不能再看作小孩子了。身份变了，待遇也随之改变。印象深刻的有三条：一是有了早餐费，可以到街上“自主择食”（上小学时只能在家吃早点）；二是可以使用钢笔（上小学时只能使用铅笔）；三就是可以读大人们读的书了（上小学时只能看童话和连环画）。这第三条待遇我还提前享受了：在开学前的暑假中，我一口气读了许多“大人书”。

这是我和中外名著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当时，我的母亲在大学里当资料员，借书有“近水楼台”之便，每天下班，她都会给我带书回来，我也就一通狼吞虎咽，看完再让母亲去借。读些什么，早已记不清了，无非挑那些好玩的读，半懂不懂，囫囵吞枣。现在回忆起来，最喜欢读的外国名著，竟是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八十天环游地球记》、《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神秘岛》。如果还有什么，那就是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了。这些书，肯定读了不止一遍，否则不会如此刻骨铭心，念念不忘。

当然，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书决不是我的启蒙读物。我的启蒙读物和许多孩子一样，也是《伊索寓言》、《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格列佛游记》等等。但为什么记忆深刻的还是前面提到的那些带有探索（探案或探险）性质的书呢？我想，这与心智的逐渐成熟有关。初中，是一个人的心智由懵懂开始走向成熟的阶段。中外名著的作用，就

像是为我们的心灵打开一扇又一扇窗户，让我们看见外面那五彩缤纷的世界。这个时期，读到什么并不重要，读懂多少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读，是想读，是读个没完。

有了这份好奇心，就有了阅读名著的冲动；而有了这份冲动，就能培养阅读的习惯。进入高中以后，我的阅读范围更加广泛了。比如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和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就是我在高中时阅读的，当然还有契诃夫的小说和泰戈尔的诗。至于中国文学名著，则最爱读鲁迅先生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小说和杂文。我很晚才读《红楼梦》（这与时代有关），但我认为：《红楼梦》是最应该推荐的不朽之作。

说这些话，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不过讲讲个人的经历和心得体会；提到的那些书，也未必人人必读，不过举例说明而已。

读书是一件“谋心”的事。归根结底，是要让我们的灵魂得到安顿，心智得到开启，精神得到寄托，情操得到陶冶。因此，它是每个人自己的事，任何人都无法替代或强求。也因此，我不主张什么“青年必读书”。在我看来，书只有“可读”，没有“必读”（做研究除外），所以只能“推荐”，不能“要求”。我作此推荐，因为在我看来，这套丛书所选，大多都值得推荐。

尤其值得一提的，光明日报出版社还做了一件极好的事，就是把这些书的价格定到了最低。这可真是功德无量！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虽然家境尚好，却也买不起许多书。每次逛书店，往往乘兴而去，惆怅而归。我们知道，名著，并不是读读就可以的，它应该伴随我们的一生。名著，也不该束之高阁，让人仰望，而应该像朋友一样就在我们身边。这就需要将名著的出版“平民化”，让“旧时王谢堂前燕”，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我想，这大约是这套丛书的又一个意义吧！



2007年6月17日于厦门大学

译本序

歌德是德国杰出的文学家、画家、哲学家、政治家、批评家和自然科学家。他的一生经历了德国文学史上的“狂飙突进”运动、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三个阶段，是德国历史上少有的长寿作家。

1774年初，歌德怀着满腔的激情，仅用了四周的时间完成了这本小说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使他享有了世界性的声誉。这部对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小说，以主人翁维特和夏绿蒂之间的爱情悲剧为主线，反映了当时的青年们反对封建礼制、追求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的强烈愿望。

小说借助书信的形式展开描述：维特为了逃避世事的纷扰，只身来到瓦尔海姆。在一次去乡村舞会的路上，他结识了天使般美丽纯洁的少女夏绿蒂，并对她一见倾心，陷入爱河。这时的绿蒂已经和一个名叫阿尔伯特的人定了婚，阿尔伯特为人正直、诚实、可靠，就连绿蒂也认为：阿尔伯特的“稳重可靠仿佛天生可以作为一种基础，好让一个贤淑的女子在上面建立幸福的生活”。面对看起来如此般配的一对人，维特对绿蒂的爱情烈火并没有就此熄灭，而且越烧越旺，维特几乎不能自己。一面是自己深爱的女子，一面是对自己友善的阿尔伯特——她的未婚夫，在三个人的爱情角逐中，维特经过矛盾的痛苦挣扎后不得不忍痛退出，去了一家很远的公使馆担任书记官，然而这里的生活并不如意，他常常郁郁寡欢、彷徨苦闷。最后他又回到了绿蒂的身边，这时的绿蒂已经和阿尔伯特结了婚，婚后的生活并不愉快。失去维特后，绿蒂的内心空虚寥寂，和维特的久别重逢，使他们再一次陷入爱情的深潭，不可

自拔。维特对绿蒂的爱之深切与不能得到绿蒂的矛盾，又使他陷入绝望的境地，极度痛苦的维特最后举枪自杀。

本书的构思来源于作者年轻时的一段真实的生活经历，文中所描述的单相思部分采自歌德在威茨拉做实习律师期间发生的事，其结尾部分则是根据歌德的朋友耶鲁撒冷的悲剧性遭遇创作的。这部小说自问世即风靡了德国和整个西欧，人们争相传阅，并纷纷模仿主人公的风度举止、穿着打扮，青衣黄裤的“维特装”风行一时，全球掀起了一股“维特热”。

[目录]

第一编 / 1

第二编 / 55

补记 / 68

编者致读者 / 94

附录 / 124

第一编

一七七一年五月四日

我多高兴啊，我终于走了！好朋友，人心真不知是个什么东西！我离开了你，离开了自己相爱相亲、朝夕不舍的人，竟然会感到高兴！我知道你会原谅我。命运偏偏让我结识了另外几个人，不正是为了来扰乱我这颗心么？可怜的蕾奥诺莱！但我是没有错的。她妹妹的非凡魅力令我赏心悦目，却使她可怜的心中产生了痛苦，这难道怪得着我？然而——我就真的完全没有错吗？难道我不曾助长她的感情？难道当她自自然然地流露真情时，我不曾沾沾自喜，并和大家一起拿这原本不可笑的事情来取笑她么？难道我……唉，这人啊真是一种惯会自怨自责的怪物！而我，亲爱的朋友，我向你保证，我一定改弦更张，绝不再像已往那样，总把命运加给我们的一点儿痛苦拿来反复咀嚼回味，而要乐享眼前，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是的，好朋友，诚如你所说：人们要是不这么没完没了地运用想象力去唤起昔日痛苦的回忆——上帝才知道为什么把人造成这个样子——而是多多考虑考虑如何挨过眼前的话，人间的痛苦本来就会少一些的。

劳驾告诉我母亲，我将尽力料理好她那件事，并尽快回信给她。我已见过我姑妈了，发现她远非我们在家所讲的那么个刁婆子，而是一位热心快肠的夫人。我向她转达了我母亲对于扣下一部分遗产未分的不

满；她则对我说明了这样做的种种理由和原因，以及要在什么条件下，她才准备全部交出来，也就是说比我们要求的还多……简单讲，我现在还不想具体谈什么；请转告我母亲，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就在这件小小的事情上，好朋友，我再次发现误解与成见，往往会在世界上铸成比诡诈与恶意更多的过错。至少可以肯定，后两者要罕见一些。

再就是我在此间非常愉快。这个乐园一般的地方，它的岑寂正好是医治我这颗心的灵丹妙药；还有眼前的大好春光，它的温暖已充满我这颗时常寒栗的心。每一株树，每一排篱笆上，都是繁花盛开；人真想变成一只金甲虫，到那馥郁的香海中去遨游，去尽情地吸露吮蜜。

城市本身并不舒适，四郊的自然环境却说说不出的美妙。也许这才打动了已故的 M 伯爵，把他的花园建在一座小丘上。类似的小丘在城外交错纵横，千姿百态，美不胜收，丘与丘之间还构成一道道幽静宜人的峡谷。花园布局单纯，一进门便可感觉出绘制蓝图的并非某位高明的园艺家，而是一颗渴望独享幽寂的敏感的心。对于这座废园的故主人，我在那间业已破败的小亭中洒下了不少追怀的眼泪；这小亭子是他生前最爱呆的地方，如今也成了我流连忘返的所在。不久我便会成为这花园的主人；没几天工夫看园人已对我产生好感，再说我搬进去也亏待不了他。

五月十日

一种奇妙的欢愉充溢着我的整个灵魂，使它甜蜜得就像我所专心一意地享受着的那些春晨。这地方好似专为与我有同样心境的人创造的；我在此独自享受着生的乐趣。我真幸福啊，朋友，我完全沉湎在对宁静生活的感受中，结果我的艺术便荒废了。眼下我无法作画，哪怕一笔也不成；尽管如此，我现在却比任何时候都更配称一个伟大的画家。每当我周围的可爱峡谷霞气蒸腾，呆呆的太阳悬挂在林梢，将它的光芒这儿

那儿地偷射进幽暗密林的圣地中来时，我便躺卧在飞泉侧畔的茂草里，紧贴地面观察那千百种小草，感觉到叶茎间有个扰攘的小小世界——这数不尽也说不清的形形色色的小虫子、小蛾子——离我的心更近了，于是我感受到按自身模样创造我们的全能上帝的存在，感受到将我们托付于永恒欢乐海洋之中的博爱天父的嘘息，我的朋友！随后，每当我的视野变得朦胧，周围的世界和整个天空都像我爱人的形象似的安息在我心中时，我便常常产生一种急切的向往，啊，要是我能把它再现出来，把这如此丰富、如此温暖地活在我心中的形象，如神仙似的呵口气吹到纸上，使其成为我灵魂的镜子，正如我的灵魂是无所不在的上帝的镜子一样，这该有多好啊！——我的朋友！——然而我真去做时却会招致毁灭，我将在壮丽自然的威力底下命断魂销。

五月十二日

不知是附近一带有愚弄人的精灵呢，还是我自己异想天开，竟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如乐园中一般美好。就在城外不远有一口井，我真像人鱼美露西娜^①和她的姊妹似的迷上了它。——下了一座小丘，来到一顶凉棚前，再走下二十步石阶，便可见大理石岩缝中涌出一泓清澈的泉水。那绕井而筑的矮墙，那浓荫匝地的大树，那井泉周围的清凉，这一切都有一股诱人的力量，令人怦然心悸。我没有一天不去那儿坐上个把小时。常有城里的姑娘们来打水，这是一种最平凡又最必要的工作，古时候连公主们也亲自做过的。每当我坐在那儿，古代宗法社会的情景便活现在我眼前，我仿佛看见老祖宗们全聚在井泉边，会友的会友，联姻的联姻；而在井泉四周的空中，却飞舞着无数善良的精灵。呵，谁若无此

^① 美露西娜是法国民间传说中的美人鱼。她的故事后来流传到德国，收进了民间故事书中。

同感，谁就必定从不曾在夏日的长途跋涉后，把令人神怡气爽的清泉啜饮。

五月十三日

你问需不需要寄书给我？——好朋友，我求你看在上帝分上，千万别再拿它们来烦扰我吧。我不愿意再被指导，被鼓舞，被激励；我这颗心本身已够不平静的了。我需要的是催眠曲；而我的荷马^①，就是一首很长很长的催眠曲。为了使自己沸腾的血液冷静下来，我常常轻哼这支曲子；要知道你还不曾见过任何东西，像我这颗心似的反复无常，变化莫测哟，我的爱友！关于这点我对你毋须解释；你不是已无数次地见过我从忧郁一变而为喜悦，从感伤一变而为兴奋，因而担惊受怕过么？我自己也把我这颗心当做一个生病的孩子，对他有求必应。别把这话讲出去，传开了有人会骂我的。

五月十五日

本地的老乡们已经认识我，喜欢我，特别是那班孩子们。起初，我去接近他们，友好地向他们问这问那，他们中有几个还当我是拿他们开心，便想粗暴地打发我走。我并不气恼；相反只对一个我已多次发现的情况，有了切身的体会：就是某些稍有地位的人，总对老百姓采取冷淡

^① 荷马，相传为公元前8世纪前后的希腊盲诗人，他的作品为史诗《伊利亚特》和《奥赛罗》。维特读的是后者。

疏远的态度，似乎一接近就会失去什么来着；同时又有一些轻薄仔和捣蛋鬼，跑来装出一副纡尊降贵的模样，骨子里却想叫穷百姓更好地尝尝他们那傲慢的滋味。

我清楚地知道，我与他们不是一样的人，也不可能是一样的人；但是，我认为谁如果觉得自己有必要疏远所谓下等人以保持尊严，那他就跟一个因为怕失败而躲避敌人的懦夫一样可耻。

最近我去井边，碰到一个年轻使女，见她把自己的水瓮搁在最低的一级台阶上，正在那儿东瞅瞅，西望望，等着同伴来帮助她把水瓮顶到头上。我走下台阶，望着她。

“要我帮助你吗，姑娘？”我问。

她顿时满脸通红。

“噢不，先生！”她道。

“别客气！”

她放正头上的垫环，我便帮她顶好水瓮。她道过谢，登上台阶去了。



五月十七日

我已认识了各式各样的人，但能做伴的朋友却还一个没交上。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他们那么多人都喜欢我，愿意与我亲近；而唯其如此，我又为我们只能同走一小段路而感到难过。你要是问这儿的人怎么样，我只能回答：跟到处一样！人类嘛都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多数人为了生活，不得不忙忙碌碌，花去大部分时间；剩下一点点余暇却使他们犯起愁来，非想方设法打发掉不可。这就是人类的命运啊！

此地的人倒挺善良！我常常忘记自己的身份，和他们一起共享人类还保留下来的一些欢乐，或围坐在一桌丰盛的筵席前开怀畅饮，纵情谈笑，或及时举行一次郊游，一次舞会，等等这些，都对我的心境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只可惜偶尔我不免想起，我身上还有许多其他能力未能发挥，正在发霉衰朽，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唉，一想到这一点，我的整个心就缩紧了。——可有什么办法！遭人误解，这便是我们这种人的命运。

可叹呵，我青年时代的女友已经去世！可叹呵，我曾与她相识！——我真想说：“你是个傻瓜！你追求着在人世间找不到的东西。”可是，我确曾有过她，感到过她的心，她的伟大的灵魂；和她在一起，我自己仿佛也增加了价值，因为我成了我所能成为的最充实的人。仁慈的主呵！那时难道有我心灵中的任何一种能力不曾发挥么？我在她面前，不是能把我的心用以拥抱宇宙的奇异情感，整个儿抒发出来么？我与她的交往，不就是一幅不断用柔情、睿智、戏谑等等织成的锦缎么？这一切上面，全留下了天才的印记呀！——唉，她先我而生，也先我而去。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她，不会忘记她那坚定的意志，不会忘记她那非

凡的耐性。

几天前，我见过一个叫V的青年，为人坦率，模样儿长得也挺俊。他刚从大学毕业，虽说还不以才子自居，却总以为比别人多几分学问。我从一些事情上感觉出，他人倒勤奋，一句话，也有相当知识吧。当他听说我会画画，还懂希腊文——这在此间可算两大奇技——便跑来找我，把他渊博的学识一股脑儿抖搂了出来，从巴托^①谈到伍德^②，从德·俾勒^③谈到温克尔曼^④，并要我相信他已把苏尔泽^⑤的《原理》的第一卷通读过一遍，他还收藏有一部海纳^⑥研究古典文化的手稿呢。对他的话我未置一词。

我还结识了一位很不错的男子，是侯爵在本城的总管，为人忠厚坦诚。据说，谁要看见他和他的几个孩子在一块儿，谁都会打心眼儿里高兴；尤其对他的大女儿，人家更是赞不绝口。他已邀请我上他家去，我也打算尽早前往拜访。他住在侯爵的猎庄上，离城约一个半小时路程；自妻子亡故以后，他住在城里和法院里都心头难受，便获准迁到猎庄去了。

此外，我还碰着几个怪人，一举一动都叫你受不了，尤其是他们的那股子亲热劲儿。

再谈吧！这封信你一定喜欢，它完完全全是纪实。

① 巴托 (Abbé Charles Batteux, 1713—1780)，法国美学家，法国艺术哲学的奠基人。

② 伍德 (Robert Wood, 1716—1771)，英国著名荷马研究家。

③ 德·俾勒 (Roger de Piles, 1635—1709)，法国画家和美术理论家。

④ 温克尔曼 (Johann Joachim Winkelmann, 1717—1768)，德国考古学家和古代艺术史家。

⑤ 苏尔泽 (Johann Georg Sulzer, 1720—1779)，瑞士美学家。

⑥ 海纳 (Christian Gottlob Heyne, 1729—1812)，德国古典语言学家和古希腊文学研究家。

五月二十二日

人生如梦，这是许多人早已有过的感受；而我呢，到哪里也会生此同感。我常常看见人的创造力和洞察力都受到局限；我常常看见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满足某些需要，而这些需要除去延长我们可怜的生存，本身又毫无任何目的；临了儿，我还发现，人从某些探索结果中得到的自慰，其实只是一种梦幻者的怠惰，正如一个囚居斗室的人，把四面墙壁统统画上五彩缤纷的形象与光辉灿烂的景物一般——这一切，威廉哟，都令我哑口无言。我只好回到自己的内心，去发现一个世界！为此又更多地依靠预感与朦胧的渴望，而不依靠创造与活力。这一来，一切对于我的感官都是游移不定的；我也如在梦里似的，继续对着世界微笑。

大大小小的学究们一致断定，小孩儿是不知何所欲求的；岂止小孩儿，大人们还不是在地球上东奔西闯，同样不清楚自己打哪儿来，往哪儿去，同样干起事来漫无目的，同样受着饼干、蛋糕和桦木鞭子的支配。这个道理谁都不肯相信，但我想却是显而易见。

因为我知道你听了会说些什么，我乐于向你承认：我认为，那些能像小孩儿似的懵懵懂懂过日子的人，他们是最幸福的。他们也跟小孩儿一样拖着自己的布娃娃四处跑，把它们的衣服脱掉又穿上，穿上又脱掉，不然就乖乖儿围着妈妈藏甜点心的抽屉转来转去；终于如愿以偿了，便满嘴满腮地大嚼起来，一边嚷嚷着：还要！还要——这才是幸福的人啰。还有一种人，他们给自己的无聊勾当以至欲念想出种种漂亮称呼，美其名曰为人类造福的伟大事业；他们也是幸福的。——愿上帝赐福给这样的人吧！可是，谁要虚怀若谷，正视这一切将会有怎样的结果；谁要能看见每一个殷实市民如何循规蹈矩，善于将自己的小小花园

变成天国，而不幸者也甘负重荷，继续气喘吁吁地行进在人生的道路上，并且人人同样渴望多见一分钟阳光——是的，谁能认识到和看到这些，他也会心安理得，自己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并且为生而为人感到幸福。这样，他尽管处处受着限制，内心却永远怀着甜滋滋的自由感觉：因为只要他愿意，他随时可以离开这座监狱。

五月二十六日

你一向了解我的居住习惯，只要有个安静角落，便可建所小屋住下来，其他条件概不讲究。在此地我也发现了这么个对我有吸引力的所在。

它离城约一小时路程，地名叫瓦尔海姆^①，坐落在一个山冈旁，地势颇为有趣。沿冈子上的小路往村里走，整个山谷尽收眼底。房东是位上了年纪的妇人，殷勤豁达，她斟出葡萄酒、啤酒和咖啡来请我喝。但最令我满意的，是两株大菩提树，只见它们挺立在教堂前的小坝子上，枝叶扶疏，绿荫映罩，四周围着农家的住屋、仓房和场院。如此幽静、如此宜人的所在，实不易得，我便常常把房里的小桌儿和椅子搬到坝子上，在那儿饮我的咖啡，读我的荷马。头一次，在一个风和日暖的午后，我信步来到菩提树下，发现这地方异常幽静。其时人们全下地了，只有一个约摸四岁的小男孩，盘腿席地坐在坝子上，怀中还搂着个半岁光景的幼儿；他用自己的双腿和胸部，给自己的弟弟做成了一把安乐椅。他静悄悄地坐着，一对黑眼睛却活泼泼地瞅来瞅去。我让眼前的情景迷住了，便坐在对面的一张犁头上，兴致勃勃地画起这小哥儿俩来。我把他们身后的篱笆、仓门以及几个破车轱辘也画上了，全都依照本来

^① 读者不必劳神去查考书里这些地名；编者出于无奈，已将原信中的真地名改掉了。（作者注）